

□高绪丽

秋末冬初的大白菜还有一个极优雅的名字——晚菘。它性平、味甘，易与白菜搭。时至今日，身边很多人依旧坚信多留白菜好过冬。

刚过小雪节气，超市里就开始促销过冬大白菜。在超市进门的地方，放了个醒目的价格牌“一毛八一斤”，引得大家都抢购起白菜来，每人怀里都抱了三四棵。城里有暖气，大白菜不好储存。有上了年纪的好心人告诉我，要把大白菜一棵棵码放到窗台下，晾几天，“困困”里面的水分，才能安安稳稳存放一个冬天。

想起我以前住的小区，有高出地面的地下室，每年到了初冬，每栋楼的地下室门口贴着墙根儿都会摆一溜青帮白根大白菜。老太太们搬个椅子坐在大白菜旁边，大白菜就和老太太们一起热热闹闹地晒太阳。我回老家一趟，回来时车子后备箱里总是装得满满当当的。想起那年春天，父亲特意打发妹妹开车从乡下送来一车大白菜。在小区门口，车后备箱一打开，白帮浑圆滚壮的大白菜裸露在阳光下，个个水水嫩嫩，惹得门卫大爷啧啧称赞说，用菜窖存放的大白菜就是新鲜。我听后心里欢喜，当场送了大爷几棵白菜。后来我搬新家换了新小区，有一次回去取东西，大爷还特意走过来与我聊了半天。

“立冬窖萝卜，小雪窖白菜。”大白菜，不止与冬天扯在一起，也与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怎样储存这些冬菜，农家人的方法简单又朴实：从土里来，再让它回到土里去。大白菜可以站着过冬，说出来，别不信。今年小雪节气过后的第一个周末，天气异常暖和，吃过午饭，父亲扛起锄头与铁锹开始往菜园走。到了菜园后才发现，菜园里已经聚了许多人，村东头的明叔和村西头的三爷都在自家菜园里抡着锄头挖菜窖，见父亲来了，大家说笑一番，才各自忙活起来。挖存放大白菜的菜窖不用太深，顺着白菜垄，挖并排三棵白菜的宽，从地面往下挖比一棵大白菜稍高的深度即可。往里面放白菜时，就是把旁边垄上的大白菜连根薅起来，再把挖棵大白菜根朝下，像在地里继续长着似的，三棵一排，在菜窖里齐刷刷摆放整齐。

我负责把白菜抱到挖好的菜窖旁，父亲负责摆放。我薅白菜的时候，父亲还不忘叮嘱我，根断了白菜不要放到菜窖里。我不解。父亲说，放进菜窖里的白菜有根才能存放得久。菜窖里摆满白菜后，再把挖出来的土全盖到白菜上面，上面起个土堆，在土堆的头和尾各插几根玉米秸秆，整个菜窖就算完成了。冬天，外面天寒地冻，满目萧瑟，在地底下站立着的大白菜，却能够保存至来年春天的雨水节气前后。菜窖上面插玉米秸秆，我开始以为是为了留记号，一问才知是给菜窖里白菜留的换气口，可

见老祖宗的智慧诚不我欺。

待到天暖，大白菜若吃不及，会从白菜心处长出嫩黄的菜梗，开出淡黄色的白菜花。想起儿时，菜窖里的大白菜就是母亲的主心骨。整个冬天冰天雪地，母亲不仅不会心慌，还把一大家子的饭食安排得有条不紊，炒白菜、炖白菜、蒸白菜包子、包白菜饺子，顿顿不离大白菜，也能给单调的日子变换出些许新花样来。要过年了，家乡人还要加一道招牌菜——大白菜炖豆腐。听老人言，吃了这道菜，来年有福又有财，讨个好口彩。

在北方，冬天与大白菜有着扯不断的情结。同事给我讲过他四舅舅的往事。那时，同事的四舅舅在邻市上班，他曾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财务总监，后来因酒误事，落个众叛亲离，不得已去了威海一家小厂做工。那年冬天，大雪连下两天，平地的积雪已深至脚踝，公路上更不见客车的影子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像被人下了魔咒似的，要回家看娘的念头折磨了他一夜。第二天天一亮，他独自一人顶风冒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往老家的方向迈去。到家时，已经是夜里的11点钟。他敲门，他娘也就是我同事的外婆没有应，他又跑到后窗敲窗户，敲了半天，九十余岁的外婆才从被窝里爬起来，问道，是谁在外面？

同事的四舅舅走了一天，又饿又困。外婆问，想吃什么呢？他道，就想吃娘做的大白菜炖粉条哩。那天半夜里，别人家早睡着了，他家的烟囱开始冒烟。四舅舅烧火，外婆做饭。外婆往大铁锅里倒着油，嘴里念叨，“你这孩子，回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，我好给你留晚饭。”四舅舅不说话，一个劲儿往锅底下添柴火。

用葱爆完锅，再把大白菜一股脑儿倒进锅里，外婆一边翻炒，一边往锅里抓了一大把粉条，问：“这次回来，住几天吗？”

“天亮就回去。我是想娘了，想回来看看。”灶膛里的火苗子把四舅舅的脸庞映得通红。那时候，四舅舅还没有退休。

第二年冬天，再下大雪时，同事的外婆就开始念叨，“也不知四儿会不会回来？我留了棵大白菜在里屋，他最爱吃我做的大白菜炖粉条了。”说这话时，外婆浑浊的目光里开始流露出很深的企盼。她在盼着她的四儿回来。那时候，她还不知道，她的四儿，已经永远留在了那年春天里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
再看大白菜，它开始于一粒小小的种子，长成青白的身躯，它给予我们抵御寒冬的底气。待到积雪慢慢融化，绿色植物露出地面，它又交付给这个世界一朵朵美丽的菜花。终其一生，大白菜用极其淡然的方式，给予我们享受当下和余味回甘的能力。

“愿言早来归，相就煮晚菘。”外面天寒地冻，忙碌一天后，晚上回到家里，一家人围炉夜话，商量吃什么的时候，大白菜常常扮演让人念念不忘的角色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）



【有所思】

没有失忆的爱

□牟民

住我对门的农业局的林局退休没多久，便因病去世了。我跟林局不是一个单位的，搬过来五年，我们两家很少往来。我在县城一中上班，常年任班主任，早出晚归，时间不一，碰面的机会不多。

林局走后，他妻子王姐刚好从会计事务所退休，准备去远方的大城市，儿媳生了二胎，需要她帮忙看孙子。临走，王姐将老家的婆婆接来，安顿在空出的楼房里。王姐走前的晚上，敲开我家的门，进来对我说：“老弟，我明天要去儿子那儿了，我婆婆过来住，老人脑子有些不好使，记性不好，希望你们一早一晚帮忙照看一下，我怕……”她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，一副心思重重的神态。妻子赶紧让王姐坐下说。王姐说：“我思考再三，只好张口麻烦你们，不好意思！”我说：“没问题，你放心走。”

她拿出一把钥匙给我，说：“麻烦了，有事打电话。”我不想拿钥匙。她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相信你们的为人。再说，老人没有贵重东西，她有几个钱也装在布兜里。我原想让她去敬老院，她死活不肯。带着她一起去吧，儿媳家又住不开，难死我了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又是举手之劳的事儿，我痛快答应。接着，我和妻子跟着她去了对门，先熟悉熟悉老人。

老太太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见我们进来，招手说：“快点坐下，你们吃饭没？没吃，我熬的小米稀饭，还有饺子，你们尝尝！”老人满脸笑开花，眼神柔和，不像失忆的人。

王姐指着我们说：“这是对门我大兄弟和弟妹，妈，你好好看看，以后，有什么急事，找他们帮忙！”

“好，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俺知道了，你放心去看孙子吧！”老人拍手，告诉我，“俺孙子又有了第二个重孙子，忙不过来呀！俺老了，要是搁年轻时，俺也能看两个三个的。”重孙子的话题，让老人打开了话匣子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妈，别说这个了，您看看

电视吧！”王姐依旧一脸发愁的样子，原来细腻的鹅蛋脸上满布皱纹。我晓得，这棘手事儿，虽然理顺了，但在为人儿媳的立场上，她还是为不能尽孝而自责愧疚。

迈出邻居家门，王姐跟在后面，再次感谢说：“大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添麻烦了。”她又小声说，“我家那位去世了，婆婆不信，老说他出差了。她要问起来，你就随她说吧！”

我应着：“好的，有我和妻子照顾大姨，你尽管放心。”

王姐走后，我和妻子天天晚饭后去看看大姨，早晨上班前也去跟她打个招呼。老人饮食简单，早、晚稀饭加馒头、包子、苞米饼子，一日三顿都有一盘炒瓜齏丝，中午炒土豆丝、西红柿、芹菜等，吃不完，晚上接着吃。老人不吃肉，尤其喜欢吃韭菜鸡蛋馅饺子。她的身体还好，上下二楼，不急不缓，呼吸顺畅。看得出，长期劳动给她打下了结实的身體底子。

星期六傍晚，我下班后回家，走到二楼，见大姨愁闷地坐在门前的脚垫上。她看到我，见了救星似的说：“大侄子，俺的钥匙丢了。”

我扶起大姨，问：“您都到哪儿去过？”

“俺就在小区门口晒了一阵日头，哪儿也没去。”

我安慰道：“不急，你可能把钥匙丢家里了。”

我拿出她家钥匙，打开门，大姨随后进来，低头一看：“哟，钥匙真在家里。”原来，大姨把钥匙搁在玄关鞋柜上了。

我刚要走，大姨拉住我说：“大侄子，你在门口安个灯吧。晚上黑灯瞎火的，找不着家门。”

我说：“有应急灯呀，大姨！”

“俺怎么打不开？连个开关也没有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你得弄出动静，跺跺脚，它就亮了。”我给大姨做了个示范。

她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俺腿疼，不敢跺脚。”又小声说，“俺那儿子也腿疼，不敢跺脚。”

我想起来，林局有糖尿病，有一条腿拖不动，这事印

在了大姨的脑子里。

我马上去商店，买了一个节能灯泡安上，晚上时刻亮着，白天关了。

大姨说：“这回好了，你林哥能找着家门了。”从那天后，大姨每天晚上都不关门。我问她，她说，忘了。给她关上，不定啥时候，她又打开了。时间长了，我追问：“大姨，咋就记不住关门？”

她的目光落在门外，仿佛在寻找啥。然后，小声说：“给你林哥留个门儿，省得他回家看不见。”

大姨脑子里的林哥还在。我担心老人真的是失忆了，但有一点，老人出门，不管走多远，都能记着回家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大姨见了，忽然问：“你也住在这个楼上？俺儿子快回家了，他去北京出差了。”

我凑近大姨，说：“我是对门的你大侄子，你好好看看。”

她瞪大眼睛，寻思了很长时间，说：“对了，俺想起来了，你和俺儿子住对门。”她哆哆嗦嗦掏布兜，掏出一个白亮的银质小狗，“你看，这是俺儿子小时候戴的，俺给他收拾着，等他回来，戴上。你闻闻，有他的味道呢！”

我打电话给王姐，说了大姨的情况。她说，再观察观察吧，要是完全失忆了，就只能先送去敬老院。听我说去敬老院，大姨竟然哭了，边哭边说：“俺孙子好使，俺要跟儿子住一起。”

第二天，我上班前到大姨家，跟大姨打招呼。大姨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大侄子，俺认你个儿子吧？俺不知咋的，见了你，就像见了儿子。”

我点头应道：“好啊，大姨，以后您就是我妈！”

从那天起，晚上睡觉前，我跟妻子轮班去陪伴大姨。我们一进门喊声“妈”，大姨应声，拉我们坐下。她见了小区的人就说：“俺儿子回家了，俺跟儿子儿媳又住一起了。”

小区的人说，这老太太痴呆了。

老人有没有痴呆，只有我和妻子清楚，有爱的大姨怎会失忆呢？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）